

日本乡村振兴中文化传承机制研究

——以古川町为例

刘青 刘婉玲 闫雨晴 卢冬丽*

(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江苏省 南京市 210095)

摘要: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随着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大量人口外流,传统的村落日益衰落,城乡差距加大。日本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20世纪60年代的“造街运动”和70年代的“造乡运动”规模与影响较大。“造街运动”保护了市町村的历史街区、建筑、景观,融入现代生活;“造乡运动”全面保护、发掘民间传统文化,保留乡土文化所特有的艺术魅力与人文情怀,减少城镇化给乡土世界带来的冲击。本文以被誉为社区营造全球典范的日本岐阜县古川町为例,从乡村振兴的文化传承主体、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以及举行仪式化的传承活动四个方面入手,深入剖析古川町的古川祭、传统建筑及锦鲤文化的文化传承机制,探讨并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以期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合理化参考和的建议。

关键词: 古川町;乡村振兴;文化传承;启示

英文摘要: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Japan, the rural population flowed out,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were declining, and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dened. In response, Japan subsequently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including the "street-building movement" in the 1960s and the "village-building movement" in the 1970s. Through the "Street-building Movement", many of the city's historic neighborhoods, buildings and landscapes have been protected and integrated into modern life. By comprehensively protecting and excavat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Movement of The Village" reduces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retains the unique artistic charm and humanistic feelings of the local culture. Taking the example of Furukawa-cho in Gifu-ken, which is hailed as a global model for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main inheritance subject, the content of the inheritance, the way of inheritance and the ritu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activities of the village revitaliza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cultural heritage mechanism of Guchuan Festival,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koi-related culture, and summarizes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ational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英文关键词: Furukawa-ch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inspirations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乡村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近年来我国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乡村差异显著、多样性分化的趋势、乡村的独特价值和多元功能有待一步发掘和拓展等等。此外,现代城市文明融入乡村,传统农耕文明及习俗、乡土文化的遗失,民间工艺无人继承面临失传等问题日益凸显。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也曾经面临过相似的问题。期间,产生了不少典型的乡村发展的案例。岐阜县古川町在短短的四十多年间,从一个淤泥满沟、脏乱不堪的乡村成为名噪全球的村落,并于1993年获得日本故乡营造大奖,被誉为社区营造全球典范。本文通过剖析古川町振兴过程中文化传承机制,希望能够为我国乡村振兴中的文化传承提供一些启示。

一、引言

古川町位于日本岐阜县,四周环山,是林业和小型物资的集散地,人口大约维持在一万五六千左右。1950-1970年代,日本经济高度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传统的村落社会迅速崩塌。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古川町和其他的市町村一样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口老龄化,空屋化现象严重,劳动力人口大量迁出。长此以往,地方文化持续遭到破坏,传统的古川町街区历史环境风貌难以完善保存,穿城而过的濑户川遭到污染,鲤鱼大量死亡,更为严重的是传统的古川祭仪式后继无人。[1]

从1950年开始历经40年,古川町顺应日本政府提倡的“社区营造”号召,通过治理濑户川、保留传统建筑、发展祭祀节日等一系列措施,动员当地居民全体动员改造古川町,传承当地的文化并使其焕然一新。1993年,古川町由于其广泛多样的社区营造活动,荣获“创造明天的日本协会”颁发的该年度“故乡营造大奖”。

二、古川町的文化传承形式

文化传承的形式可以分为无形文化传承和有形文化传承。本文主要对古川町无形文化传承中的古川祭和锦鲤文化,以及有形文化传承中的传统建筑这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 无形文化传承

1. 古川祭

古川祭是日本的三大裸祭之一,于每年的4月19-20日于岐阜飞驒地区一带的古川地区举行,是延续了400年的传统祭典。古川祭是位于飞驒市古川町的气多若宫神社惯例举办的祭典,是由神社执行的祭神仪式,由“神轿队伍”、“屋台队伍”,及可以体会到雄风的“起太鼓1”共同交织出“静”与“动”的仪式。古川祭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产。古川祭于2016年12月被登录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形文化遗产。

古川祭祭祀活动为4月19日早上,共计9个屋台陆续会从“屋台藏2”出发在各町内进行巡礼。19日的中午,装饰美观的节日贩卖摊位陆续展出,入夜后从9点半到次日凌晨,数百男子身穿传统的兜裆布抬着置于架楼之上的巨大太鼓游行于市街。晚上,由主办方的总代表吟唱祝贺之歌,接着展开古川祭的“起太鼓”仪式。主办方的高张灯笼3及握有丸子灯笼4的男女老少们皆倾巢而出,在路过各个十字路口时热烈加入的则被称为“付太鼓5”,负责击打小太鼓6。20日,人们会在一大早抵达祭典广场,带来舞龙舞狮、机关人偶、孩童歌舞伎等表演。之后,所有屋台皆移动到大横丁。下午,屋台点亮灯笼,庄严地移动至町内。祭祀现场有古川祭祭祀用品、影片播放、古川祭活动细节与屋台陈设。前来古川地区的游客透过静态与动态陈设更加深入了解古川町的传统文化,体现了当地人们对于地方文化的骄傲。

古川町的祭祀活动并不是为了吸引游客,而是古川居民经过世代代传承演化而来的生活缩影。[2]这些祭祀活动不仅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文化,聚集古川居民的向心力,保留了民俗传统并延续

民族特色，同时吸引了众多外来观光客共同参与祭祀活动，带动了古镇的旅游业发展。

2. 锦鲤文化

50多年前，伴随着日本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人口大量流向发达城市，传统的村落社会迅速崩溃。古川町也因为劳动力的流失导致经济水平低下，居民生活质量低落。濑户川，宽约1.5米，是横穿古川町失去中央的一条主要河流，也因为工业污染而变成一条布满淤泥、又脏又臭的“臭水沟”。让故乡恢复山青水绿的自然环境、古色古香的传统市镇，成为当地居民的迫切愿望。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古川町的居民就自发开始清理濑户川，全镇的男女老少一起动手参与到对河床的淤泥和垃圾的清理。清理这条被污染了的濑户川，迈出了古川町重生的第一步。当地居民为改善环境，自发开展了“使社会更光明、使街道更美丽”的运动，这也成为社区营造活动的起点。人们在清理后的河道里放养了3230条鲤鱼来检测水质。[3]在投放那天，全镇居民一起围观见证。这些鲤鱼也成了古川町居民共同的财产。从此，居民不仅不往河道里扔垃圾，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每年冬天将锦鲤打捞到深水域，也借此机会对河流进行彻底清扫，来年春天再将锦鲤放回濑户川。

治理河污，投放鲤鱼，以此为契机顺理成章开展了河流周边的美化改造。在日本，锦鲤被称为“国鱼”，寓意吉祥欢乐，还象征着和平、友谊，常常出席各国的世界博览会。锦鲤图案化身为古川町象征性的风景，印刻在观光海报、明信片上面。在许多社会团体的资助下，水道两侧的步道、小桥、栏杆、座椅也被装饰得美轮美奂，成了美不胜收的风景。

（二）有形文化传承——传统建筑

由于技术高超的木匠和丰富的木材，古川町的木造房屋非常普遍。古法建造成为小镇的独特风景。古川町的传统建筑工艺主要有飞驒工艺、白壁土藏和云式雕饰等。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重新发掘工匠技艺成为了古川町发展中重大助力。主要措施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文化建筑展馆。1989年，古川町建立了“飞驒工匠文化馆”。飞驒工匠馆中展示内容全部由工匠设计，不仅展示出木匠所用的工具以及建造房屋零部件的各种组合，还专门设置儿童游乐区，飞驒工匠馆也成为儿童参观体验传统手工艺的重要场所。文化馆建筑本身成了飞驒工艺的最佳范本，展示数百年的木匠工艺，使得传统技艺得到传承，同时也吸引了日本各地建筑师及工匠前去参观学习。二是制定相关法规。古川町居民内部有着不成文的老规矩——町内新建或改建的建筑物高度不得超过古川町的三座寺庙，建筑物的材料及颜色不标新立异，与相邻的房子一致等，维护了古川町的古色香韵。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外来的投资商并不像当地人一样认同“老规矩”，商业开发破坏了原有建筑特色。1994年，经民众讨论声，诞生了《古川町都市景观基本方针》，1996年制定出《飞驒古川故乡景观条例》，对建筑物、招牌、路灯等加以严格控制。

三、古川町文化传承机制分析

“机制”一词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借指事物的内在工作方式，包含组织机构的相互关系和各种变化的相互关系。[4]董逢伟认为可以将机制理解为一定的运作方式协作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使各个部分协调运行而发挥作用的工作系统。传承一词在《辞海》中是指继承并延续下去。因此可以将文化传承机制理解为依据各要素间的互动结构和作用方式使文化得以延续的系统化运作模式。[5]古川町的文化传承机制，离不开古川町的文化传承中的传承主体、传承内容、传承途径、传承手段以及仪式化的传承活动，且这些要素之间息息相关，相互作用。

（一）当地居民为传承主体

当地居民是古川町文化传承的主体。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此，对古川町的优秀文化接触更加直接，也更为了解。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虽然很多町内的年轻人选择出去务工，但他们没有忽视家乡的文化遗产。每年要举行古川祭时，大量古川町青年返乡参加祭典，共同出钱出力策划，祭典举行过程中町内男女老少共同参与，各司其职。在传统建筑工艺方面，古川町作为“木匠的故乡”，当地的木匠人口密度居全国之冠。当旅游业的发展破坏到古川町的传统建筑时，居民们自发讨论诞生维护古川町景观的相关条例。每年的冬天，当地居民一起打捞锦鲤送到较深的水塘过冬，并借此机会合力彻底清理水塘，等到春天再把锦鲤放回。这些行动在古川町内都是居民们自发自愿进行。当地的文化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以居民为传承主体，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能动性，既保证了当地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原汁原味，也增强了町内居民之间的凝聚力。

（二）当地传统文化精髓为传承内容

古川町在传承内容上取其精华。古川町传承的主要文化有古川祭、建筑工艺及锦鲤文化。古川祭被指定为日本的重要民俗文化财产，且于2016年12月被登录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形文化遗产。传统建筑工艺飞驒工艺、白壁土藏和云式雕饰等古法建造是小镇独特的风景，“飞驒匠师”的称号也是全国知名。原本又脏又臭的濑户川，在居民们共同清理河道后放养锦鲤，成为居民们的共同财产，并且每年冬季将锦鲤打捞到深水域，清理河道，来年春天放回，以此为契机也进一步进行了河流周边美化，将濑户川打造成了古川町的象征性风景之一，锦鲤图案被印在观光海报上，形成独特的锦鲤文化，并在居民们的协作下一直传承了下来。这些既有古川町传统文化，还有在乡村建设社区改造过程中产生的优秀文化。这些文化对古川町、对国家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这些传统文化也成为了古川町响亮的名片。

（三）多样化的传承方式

有效的传承途径和手段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古川町的主要文化传承方式之一是以场馆为依托进行文化传承，将文化传承融入学校教育，利用现代传媒技术辅助文化传承等。古川町依托博物馆、文化馆等场馆，一方面这些会馆本身体现了当地文化特色，另一方面也为儿童见学及外来游客集中了解当地文化提供了场所。

此外，古川町文化传统的重要特征体现为文化传承教育。传承蕴含着代代相传的含义，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后代的培养，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后代的教育中，减少文化传承中出现断层的危机。古川祭举行过程中，中学生到活动现场担任志愿者，辅助活动的进行，同时向外来游客传播当地的文化。另外，如何让传统文化带到现代，留到未来，传递给他人，合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是一个良好途径。古川祭的举办过程中，利用现代技术进行辅助，录制古川祭祭典DVD并进行销售。如此，多样化的传承方式使古川町的文化传承更具有稳定性。

（四）仪式化的传承活动为纽带

在日本，节日时间是与日常工作时间完全不同的一种神圣时间。“工作是每天要做的事情，而节日则是某种特别的、不寻常的事情，它能打断日常生活中固定的步调。”[6]在古川祭中，人们从服装到行为到整个精神状态都与平日不同，并且无论天气如何都会按时举行。在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却存在着相当多的节庆，节庆在凝聚整个民族，加强民族认同感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各种传统的民俗事项也在年复一年的节庆中得到反复的强调与展现。[7]古川祭于每年4月19、20日，无论刮风下雨，如期举行，文化传承在这种仪式的强调与反复中得到加强。每年的冬天清理水塘也是年年如此。这些仪式化的活动成为连接文化传承的纽带。

四、日本乡村振兴的启示

(一) 全民参与

古川町的发展过程中居民高度参与。古川町的居民每天从自己家门前做起,晨昏两次固定清理河中的垃圾、枯枝。严寒的冬季,濑户川的鲤鱼必须由社区民众逐一捞起,集中在保温的水池过冬。养锦鲤成了当地居民共同的事务。此外,每年起太鼓、古川祭等传统节日和习俗,都是全体居民共同规划共同出力才能完成的,就算久居在外的年轻人也会赶回家乡来参与。飞驒工匠文化馆的建设中,全町 160 名工匠中有三分之二参与了进来,文化馆建筑本身成了飞驒技艺的最佳范本。这些传统节日和习俗成为维系当地文化和居民情感的纽带。

古川町的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村民是乡村的守护者,也是乡村村落和乡村文化的守护者,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更好地发挥当地村民的主体作用。乡村文化的传承要从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逐渐转变为全民的自主参与活动,重视民间团体的作用,让对传统文化传承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二) 坚守传统

古川祭作为日本的三大裸祭之一,从古至今在某些方面也一直坚持着一些传统。例如,只有当地居民可以穿上兜裆布起太鼓或者一起拖行神轿,如果你是外国人或者外地人只能在一旁参观。而且,古川人坚持祭祀时间表,祭祀时间年年不改。他们动员所有古川人,从老人到小孩都热烈参与其中,即使再忙,分散各地的古川人一定会请假回家乡尽一己之力。不管气候如何、气温如何,古川人都会按时举行祭典。屋台神轿绕行街区时,也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参与。不单单是古川祭,古川町的“锦鲤”文化也在坚持着一些传统。例如,每户居民从自家门前做起,晨昏两次固定清理河中的垃圾,治理濑户川。坚守传统,并不是要我们一成不变地照搬传统,创新和突破是必要的,毕竟,那是人们前进的动力源泉。我们应该给予传统一份尊重和敬畏,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坚守传统文化的本真。

(三) 推陈出新

继承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继承的必然要求。创新与发展在文化传承中占据不可忽视地位。利用新技术录制古川祭的盛况并进行售卖。此外,将古川祭的传承和发展与教育适当结合,当地的高中在古川祭期间举办志愿活动,使外国游客能跨越语言障碍,更深入的了解古川祭蕴含的传统文化,对当地的高中生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良好机会。还有合力清扫原本因工业污染而成为臭水沟的濑户川,在河内养鲤鱼,最终将濑户川打造成为町内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些都体现了古川町人们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传承的创新。乡村振兴本意在促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如若文化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一成不变,无法与时俱进,将脱离人们的生活,渐渐消失在快速发展的潮流中。乡村振兴中文化的传承也必将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在继承中发展,才能永葆文化的活力。

(四) 法律保障

文化传承不仅需要着眼于文化本身,法律规则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保障。国家法律层面上,日本于 1950 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此后又经过了多次修正,将所有类型的文化遗产都写入法律,并且依据不同的类别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可以说,日本是最早以法律形式对“无形文化遗产”实行保护措施的国家。古川祭被登录为国家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这一法律为古川町的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地方法律法规方面,经民众讨论而形成的《古川町都市景观基本方针》、《飞驒古川故乡景观条例》等,均是当地民众参与制定的法律法规,更加贴合当地实际情况,易被人们接受和理解,同时也弥补了国家法模糊性等不足。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文化常常为经济的发展妥协让步,人们一味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发

展,忽视了对当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法律与法规作为具有一定的威严性和强制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减轻文化失传的风险。因此,在乡村振兴中应该重视国家与地方两个层次的法律法规建设与完善,使当地的优秀文化得以最大限度的保护与传承。

五、结语

本文从文化传承主体、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仪式化的传承活动四个方面分析了日本古川町在乡村振兴中的文化传承机制,阐明全民参与、坚守传统、推陈出新以及有效的法律保障等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个五年,乡村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如何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既促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同时保留并传承当地的优秀文化,保住乡村所特有的人文情怀乡土记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日本古川町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基于我国乡村类型多,情况复杂,合理借鉴日本古川町的成功经验的同时,立足于我国基本方针及具体国情,探究适合我国乡村振兴中文化传承的方式,从而促进我国乡村振兴中的文化传承,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薛戴嵘,翟国方,何仲禹,顾福妹.日本社区营造经验及对我国历史街区保护的启示——以日本古川町为例[J].城市建筑,2018(11):34-37.
 - [2]林羿,巫思超.民俗文化对历史街区改造带来的活力——从古川町看漳州历史街区发展[J].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7(01):30-36.
 - [3]日本古川町:唤醒沉睡的古镇[J].宁波通讯,2015(12):30.
 - [4]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17
 - [5]董逢伟.河南心意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机制研究[D].湖北大学,2012.
 - [6]皮柏.节庆、休闲与文化[M].北京:三联书店,1991:4.
 - [7]周宏仁,杨茜.都市空间下的传统祭典——从博多祇园山笠行事看日本无形文化财的保护[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04):50-53.
-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刘青(1999-),女,湖南衡阳人,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第二作者,刘婉玲(1999-),女,安徽巢湖人,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第三作者,闫雨晴(2000-),女,河北石家庄人,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 通讯作者:女,南京农业大学日语系副教授,从事翻译学、教育学方面的研究。E-mail: ludongli@njau.edu.cn.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卫岗 1 号,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邮编:2100095。
- 1 起太鼓:是一场众家太鼓的抢位置大战,由大太鼓和追随其后的各地区共十二座“付太鼓”所联手上演。
 - 2 屋台藏:存放花车的库房。屋台即为花车。
 - 3 高张灯笼:高挂在竹竿上的灯笼。
 - 4 九子灯笼:圆形灯笼,装饰在饮食店或活动、祭祀等各种场合协商定制名字的灯笼。
 - 5 付太鼓:指的是绑在原木上的小型太鼓,因为“付”在(位于)大太鼓檯台的正后方,故得其名。
 - 6 小太鼓:太鼓是一种形状像啤酒桶的打击鼓,小太鼓即为形状较小的太鼓。
- 项目基金:本文受 2019 年南京农业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日本乡村振兴中文化传承机制的研究”(项目编号:1921A01)资金资助。